

书信

曾国藩全集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京华出版社

温
林
编

曾国藩全集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全集/温林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1

ISBN 7-80600-616-8

I. 曾... II. 温... III. 曾国藩(1811~1872)—全集 IV.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29 号

曾国藩全集

编 者 ☐ 温林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500 千字

印 张 ☐ 200 印张

印 数 ☐ 0001-2000

出版日期 ☐ 2001 年 9 月

书 号 ☐ ISBN 7-80600-616-8/G·372

定 价 ☐ 1280.00 元(全套 16 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曾国藩全集

书信
(上)

书信导读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11月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自幼刻苦读书、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十三岁时即参加科举，及第后授以朝官，留居北京十多年。后来回乡创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势力逐渐增强，经过长期苦战，终于消灭了太平军，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后来又参加镇压捻军的战斗，失利后辞职。晚年因天津教案遭人唾骂，忧忿而死。

曾国藩权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地位显赫而又有争议的人物，称颂者誉之为“中兴第一名臣”，“德埒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毁之者骂他是“曾剃头”、“卖国贼”。但不管怎样说，他确有能力和学问，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这是无法否定的。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其中书信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书信中有家书、同僚间的酬答等，内容丰富，涉及个人修养，为人治学，做官治军谋略等，体现了他的思想和处世之道。曾国藩的书信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教育子弟读书做人，传授处世秘诀

家书是曾国藩书信中的重要部分，大部分家书是教育子弟如何处世做人的。他虽然长期游官在外，但时刻不忘家中的事务，他教育家人本着“爱之以其道”的态度，要求子孙读书只求明理，不求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早成名，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不可搞特殊化。曾国藩深知家眷久居乡间，自己地位显赫，如不严加管教，则会酿成大祸。因此，他多次告诫家人不可欺压百姓，不能放纵奴仆胡作非为，不要沾染富贵气习，“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要知道“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严禁子弟游手好闲，要他们亲自参加劳动，明白“习劳则神敛”、“家勤则兴，人勤则健”的道理。劝弟弟曾国荃不要“锋芒毕露”，要功成隐退。从这些家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人的殷殷执爱之情。

二、处世在于“坚忍”，时刻加强个人修养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糅合了儒、法、墨、佛、道思想，是理学和经世之学的结合。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坚忍”二字。他曾说“李申夫尝谓余愠气从不说，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他通过对自己历次成败的总结得出结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正是靠着这种坚忍的精神，他虽屡经挫折，而决不灰心，终成大事。曾国藩特别注意加强自身修养，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中多次讲到有关个人修养的问题。他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世风浅薄、道德沦丧的社会，试图力挽狂澜，主张“内而专静纯一、处而整齐严肃”，提出一个人应在“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八德上下功夫。只要做到“敬恕”、“慎独”就能抵制人欲危害，保持本心的纯粹，具备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的这些思想虽有很多消极影响，但许多对今人还有积极的意义。

三、治军作战的策略

曾国藩的一些书信是写给作战将领的，在这些书信中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曾国藩从办团练到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督师“剿捻”，前后14年，在这期间，他历身戎马，与农民起义军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治军作战思想。曾国藩认为招募的新兵要能吃苦耐劳，且“须具保结”，防止私逃。同时对士兵进行思想和战术教育。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起来，把军法、家规、亲情、友情糅合起来，灌输“忠孝”思想，恩威并施，使士兵有“忠义血性。”曾国藩主张用兵要“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以求稳为主、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作战要灵活，不能因循守旧，不泥于书本，要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通观全局，审时度事，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为目的。

四、勤俭为官

曾国藩深懂为官之道，他在给同僚和家人的书信中多次流露出来。他认为做官要勤于政事，处理政事要公平。他曾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惊惕……惟有‘不要钱，不怕死’二事时时自知”。曾

曾国藩特别重视官吏要勤于政事，他叮嘱曾国荃“处乱世尤以奢侈为要义”，告诫下属要“崇俭养廉”。做官不能摆架子，“为督抚之道，即与师友无异，其训饰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

在书信集中，有大量的家书，上由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谈到读书为官的真谛，谈到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告诫子孙要谦虚以待人，阐释了理学家“格物致知”的理论，以及“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可谓尽显其中。他的弟弟曾国荃曾镇守南京，也是统军大将，书信集中也有大量的给曾国荃的信，劝他谨慎，冷静，如何治军，如何选拔人才……在家书中小到日常起居、修身养性，大到军国大事，都有涉及，这也是曾国藩一生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中我们也可看到一个政治人物的内心独白。

在书信集中，更多是与当时他的幕僚或政府各级官员、将领的来往书信，曾国藩的幕府中各色人才都有，堪称为当时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地。其中，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才。另外，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手握重兵，与当时清廷许多官员都有来往，从他们的交往中，我们既可看到曾国藩重用人才、知人善任的一面，亦能体会到他的领导方略，驭人之术以及为官之道。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丁日昌等等都有重要书信。同时，曾国藩历经重大事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创练湘军、处理天津教案、兴办洋务等等，在书信中，曾国藩对于当时这些重大事件涉及颇多，对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地理、外交等诸多东西留下了许多真实的资料。读者从中可以直接领悟当时人对时局的看法和思想。

从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也最能反映他的人格力量，书信则是保留下来的最好材料。毋庸置疑，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奇特人物，也是一位极富研究魅力的人物。而书信则是我们了解曾国藩个人思想、智慧的最直接、最纯粹的一个途径，对于认识那个时代也会有所裨益的，至于曾国藩的评价则由读者细细品味了。

总之，曾国藩书信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曾国藩的许多思想深邃，分析精妙，见解精辟，闪烁着智慧的光辉，至今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

目 录

书信上册

道光廿三年	(1)
道光廿四年	(4)
道光廿七年	(6)
道光廿九年	(10)
咸丰元年	(11)
咸丰二年	(15)
咸丰三年(一月至四月)	(18)
咸丰三年(五月至十二月)	(26)
咸丰四年	(74)
咸丰五年	(85)
咸丰六年	(94)
咸丰八年	(106)
咸丰九年	(134)
咸丰十年	(193)
咸丰十一年(一月至三月)	(297)
咸丰十一年(四月至十二月)	(333)

道光二十三年

致 刘 蓉

论文与道。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主张。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迹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

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嫻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又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断断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懣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

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馀，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道光廿四年

致王拯 正月

论君子之道义，在虚己待人，在匍匐救人，而君子之交谊，则在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

少鹤仁兄足下：

顷奉让书，辞甚劲拔，称物细而取类大。世有凡鄙之事，无谓之节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仆竖，皆谓无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动色相争者，此类是也。盖君子之自处，常严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胜己者，抑志事之。仆虽蠢顽，亦颇识轻重之分。间者，陈君之妻之丧，而仆浼足下为之市棺。此何等事，岂惟不足以辱贤者，即仆不肖，岂以此市德也。特以死丧之故，将不择人而求之。适会其时，有以足下为张某营后事告者，又有称其助吕某之父丧者。而仆于足下又辱有杯酒眄睐之欢，乃遂仓黄造请，惟足下亦以为不择人而拯之，而诺之，而既之。当是时，足下不过履“匍匐救之”之义，而谢不谢固不论也。及其往吊之日，亦不过率世俗酬酢之恒，非必因售德而往也。而事有适乖者，门者既不以刺通，陈君又夙未识面，仆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无片语致谢，仆失之疏，陈君坐不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陈君方为仆言：王某今世所谓读书行古义者也，以我故而躬贱役，吾其安焉？出丧后，当叩关三拜，虚文不足称谢，惟感激永永，祝其寿考而已。

而足下遽责其慢人，非狂易丧心，则孰敢慢德我者乎？《诗》曰：“既其女，迁夫使。”陈君而敢于慢足下，则既亦将及仆矣。仆何所利而阿之耶？

且缓急之求，无贵贱贤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谢之，夫人而能也；德于人而责报，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进焉：其受人赐，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报也；其忠于谋人，过辄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观其他，他行合义，友之如故；他行不义，而后绝之，终不相督责也。所谓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皆自于此。窃见足下抗志独往，蹈道无穷，遂敢以浅见相质证，非敢反唇相稽，自囿于众人，而以深文难贤豪之士也。抑又闻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窥，有貌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仆观足下亦庶几者，而今日乃一发之，而兹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气而动之，则意其别有所因也。市有虎，曾参杀人，迫之信也。吾乌知足下不有迫之信者，而假此而一发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谅，盖其难矣。虽然，来日正长，相知方始，将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于陈君之感慕，彼相见能自陈之，更不足论。惟足下益自重，充类以为万夫之望，而仆亦且思所以见绝于有道，必有在兹事之外者。省之勉之，冀不终弃而已。

道光廿七年

致陈源兗郭嵩焘

报都下消息，兼论处世之道。

岱、筠两弟大人阁下：

七月初八日已刻接到两君手函，盖闰月十八所发。中有穆、潘诸老书，即日投去矣。王蓉坡太守尚未抵都，不知前信所命云何。岱老别后已惠二书：一在长沙发，一在江西省附片纸筠老函中。若得王蓉坡一函，则并今日而四也。筠老在南昌一书已奉到，它尚未睹。

国藩亦于又五月呈二君各一书。以岱老骤离京辇，如嫁女思家，故叙京国诸友颇详，而它事或多不述。比已得达不也？

筠夫人遂亦入幕，可谓韵事。窃谓岱老此回作郡有三乐，而偿债不与存焉。迎养老母，一也；厚葬贤配，二也；泽及饿殍谓筠老，三也。然乎？否乎？同心者必点头称善矣。

国藩自去秋以来，抛弃书册，心如废井。比六月，始复重理故业，见从事《说文》之学。羁宦异地，时时以堂上四老人为念。今岁不得外差，心甚安之。或者无倘来之荣，犹可常守天伦之乐。然未知究竟何如耳。

江南试差柏葰、黄赞汤，已闻之否？陕甘陈宝和青麟，盖不能不为西人惜也。

今日三省尚无信息顷已得信矣；山东朱罇、吴葆泰，山西孙铭恩、彭涵霖，河南毕道远、林映棠，戊戌仅吴嘉淦一人。贱恙近已好去十之八九。然一分终是难除，或遂不可芟矣。寓中自室人以下，并复如常。儿子天性绝钝，知非蠹简中人，令其识字、知长幼而已。李竹屋尚在敝寓，然釜鱼甄尘，不可久处。计八月后，当为冯、李二君择一高枝，使舍弟训儿子，国藩将易广厦而卑宫，化龙蛟而蚯蚓矣。

易念园归，称岱老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杜兰溪于闰月杪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馀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老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慎祈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册页一具，棣楼太守行时未及书毕，后竟无妙便。然所献者亦仅韬锋敛锐，责己厚而责人薄耳。同乡惟子佩、恕皆较密。史楼以直谏殷鉴不远，在二周故，竟启嫌隙。直道之不可行于今世如此！自是尤当破觚而为圜矣。

樾翁恐截取不利，将移病薄游西山，然后束装南旋。小珊相见不常，与胡公影形相欢。其他同人并复依常，无足述者。张芸阁兄尚在尊署否？老筠无事时，亦须为制艺及它试所用之艺。书不尽，摺弁即刻起行。恭请年伯母大人福安，碧帆四兄近祉，碧夫人在署否，两侄、侄女佳好，筠夫人坤禧。

侄儿已有佳音否？岱老如夫人又有吉卜否？不一一。

树堂囑笔问安。外王芷庭书一件，此君温婉可敬。

答欧阳勋

交友贵雅量，并论及诗文之道。

春间辱惠书并诗一首，荷意良厚而陈义甚高，有非浅陋所敢当者。然于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盖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说言争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论辩之间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所见虽不尽衷于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虽不必矩于醇，而其所讥切实，足以匡吾之不逮。至于性情气诣〔调〕之相感，又别有微契焉。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今观来书，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适有会于余心焉，故辄述此怀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见及此，其识解有大过人者，故乐举为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足下慨然病俗学之陋，且知务训诂词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贵，志趣所存有足尚者，诚于此审趋向、循绳尺以求之，所造岂有量哉？秋闱伊迩，计当专意举业，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于意中，亦君子之所以异于人也。

广敷千里奔丧，良堪悯念，不知比已扶柩归里否？欲以一书唁之，并问讯懿叔行止，倘有便鸿，希并示及。所录诗词，似尚非其佳者。往见渠兄弟诗古文各数十首，倘〔尚〕可续寄否耶？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偶逢便羽，走此布复，惟裁察不悉。

答高生

论国家政体，以为应执其大端，不宜频施周罔，遮人于过。

高生足下：

省君书辞，岸然有以自立；颓波浩浩，而金石不流，迄节之不振久矣。得此于朋知，可谓趫然者也。若所以测仆，则或有未尽者。

仆虽浅鄙，亦尝私聆君子之风，以为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不宜区区频施周罔，遮人于过。即清厘籍贯一事，亦谓宜崇宽大，未可操之壹切，使人欲归不得，欲留不许，进退获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仆持此议，盖非一日，适会朱君出仆门下，外人见仆持之颇坚，以为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义也。仆怀不能白，因足下言及此，遂尽与披。顷以为仆不欲操之壹切，乃大体宜尔，非护门生而勤私属也。中有所激，则词色稍厉；而足下乃遂谓语意见侵，无乃以凡近之言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谓曹司主议，堂上啸诺，则今日风气滔滔已久，仆之不能障而挽之，盖亦慨然内伤。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后艰耳。书不能一二，它日相见，当盛加宾敬，以崇节概，且敦雅故。国藩再拜。